

父亲
亲母亲

父亲的纪念章

□ 胡海明

父亲对奖章奖状是不陌生的。还在厂子里工作的那段时间,由于父亲任劳任怨一丝不苟,大到市里的劳模,小到厂里的先进,特别是每年厂里评选的先进个人,父亲像是锁进了保险箱,总是榜上有名。有一年,父亲有点屏不牢,跑到车间书记办公室,很真诚地说,我是个老先进了,也该挪挪位让其他同志当了!书记笑道,我们每年评先进采取的都是“盲推”,可是,民意不可违啊!就这样,父亲的先进一直持续到退休。

退休后,父亲并没有“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”。父亲居住的是厂里的系统公房,这些公房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因为只有五六栋楼,所以没有物业,居委会每次“评先创优”,父亲居住的单元总是垫底,这让总是冲锋在前奋勇争先的父亲有些不甘心。于是,他走门串户,联络和他一样退休在家的老党员老工

人,根据每个人的特长组建了一支为民服务队。父亲还自掏腰包,买来扫帚及维修工具。有了服务队,从此,每个门洞每天都有人清扫,居民家里马桶坏了,下水道反水了,只要知会一声,立马就有人上门维修。当然啰,因为是服务队,只收换配件的钱,其他可都是免费的噢。

在父亲的带领下,老公房的环境“旧貌换新颜”。为了把居住环境装扮得诗情画意,父亲自掏腰包,买来花木。居委书记带着社区干部来检查卫生,看到枝繁叶茂、环境整洁的小区,不由得啧啧赞叹:老先进就是不一样呢!这不,系统公房的每个门洞大门口都挂上了“整洁楼道”的白牌子。

2021年时,父亲已是耄耋老人了。原先无人管理的小区在居委会的协调下也有了正规的“管家”,但父亲只要走得动,每天都会去小区里巡视,发现管理上的瑕疵及时反馈给“管家”,督促整改。

有一天,我去看父亲,父亲欣喜

地告诉我,党中央要为党龄50年的同志颁发纪念章,这是多好的事啊!从此,父亲特别关注纪念章颁发的信息,我每次去看他,他总会叮嘱,有空去居委会问问,纪念章到了吗?

去年党的生日的第二天,居委会书记陪着街道领导登门为在党六十年的父亲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,难得下床,但那天父亲却一反常态,倔强地对我命令道,接受纪念章不是小事体,必须下床!父亲的执着让颁授纪念章的街道女领导泪满眼眶,也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。

父亲还是个很讲原则的人呢。邻居刘伯伯离满党龄50年还差4年时间,看到父亲胸口佩戴着纪念章的照片很是眼馋,便试着开口想问父亲借下纪念章戴一下留个影。我把刘伯伯的愿望转告给老父亲,只见父亲摇摇头,像个孩子似的认真地说,作为一名党员,对党要忠诚,弄虚作假是勿来赛的!

□ 王妙瑞

60岁学摄影,70岁学篆刻。学艺“吃硬不吃软”,成为侍德全老人的兴趣特点。

老侍在福州路上海文化用品商店工作了几十年,熟悉店里经营的各种品牌照相机和篆刻石材、刻刀等。他会拍照片,就是不会刻东西。他放下相机,拿起刻刀,是一次偶然。70岁时,社区学校开办了篆刻培训班,老侍报名参加。学艺结业时,老师的评语是,“进步很大有发展空间,希望今后以雕刻人物为主”。这可比治印难度大多了。老侍把家里一间小房变成了工作室,整天在里面雕啊、刻啊,沉迷其间,废寝忘食。家人说“依是不是发痴了,哪有七老八十学篆刻的?”老侍哈哈一笑,自封“篆迷老人”,每天乐此不疲。

老侍雕刻的第一个人物头像是陈毅,原来他与陈老总有缘,想用艺术作品表达自己对陈老总的怀念。1949年侍德全13岁,进了梅兰芳传艺的上海夏声戏曲学校学戏。学校地下党与解放军三野接上关系,戏校120余名十来岁的学生,获准加入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艺工作第三团。陈毅司令员特地来看望娃娃文艺兵,当众宣布了一个好消息,保证每个孩子一天吃两个鸡蛋,大家听了欢呼雀跃。接着,老侍雕刻了新四军其他20位将领肖像作品,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闻讯予以全部收藏。

老侍的上千件篆刻作品贯穿一条红色主线,像一部形象化的石刻党史资料,包括一大会址、万里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、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成就等。老侍从业过的百联集团下属的四行仓库,是一座以抗战闻名的历史保护建筑,这激发他创作了270多件抗战题材作品,其中武汉会战、徐州会战场景大,需要用两块拳头大的玉石拼接起来篆刻,要做到天衣无缝极见功夫,老侍拿出了精品力作。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,老侍把作品汇制成8件立轴、2个长卷展出,广受好评。

常有人来家里参观,老侍买了一台塑封机,把篆刻作品拓印后塑封,还有自费印制的篆刻作品集一并送人。85岁时老侍封刀。去年他从新闻中得知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和“中国肝胆之父”吴孟超去世的消息,悲痛中重新拿起篆刻刀,为两位心中偶像雕刻了人物头像留作纪念。今年中国空间站将建成,党的二十大要召开,老侍酝酿篆刻这些重大题材。13年间,老侍创作了1500多枚篆刻作品,并荣获了上海“百名市民手工艺达人”的荣誉证书,教育部领导来社区看了他的作品后,也为老侍点赞。

迷上「硬」艺术

□ 高军

居住的小区有六幢楼,整洁、精致,附近就有公园,因此我之前从不在小区里散步。

然而,前几个月,因为一场疫情,在小区里散步竟然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

小区墙边一圈灌木冬青,犹如矮墙,一道绿色屏障。这是什么植物啊?翠绿翠绿的,油亮的叶子像打了一层蜡,排列着大小不一的金黄色斑纹,夕阳下多了一份美感。拿出手机拍照识别,认识了“花叶青木”;叶片硕大,叶形优美的叫“八角金盘”;第一次发现小区绿地竟生长着侧柏;这一种是中国扇棕,能制作我小时候夏天不离手的扇子;那是桑叶吧,这我认识,清肺润燥,清肝明目,摘三五绿叶泡一杯茶,享受一时清凉……原来,一年四季郁郁葱葱,正是这些植物撑起了小区,四季常青。

小区中心是一座欧式园亭,两侧半包围的欧式长亭相伴左右。散步认识了一番树木,周边的绿地在眼前清晰起来,更加亲切!认识了一簇簇顽强而有韧性的、有药用价值的麦冬;疫情期无人打理的草地上,小花自顾开放,蹲下来凑近欣赏,花瓣像菊花,好美哟!打开手机App继续学习:刺儿菜、红花酢浆草、诸葛菜……

徜徉小区探寻美

在小区散步,最想看的是樱花树,那是我家阳台外的一道靓丽观景。小区种有两棵早樱,寒流未退便不管不顾,开得如火如荼……无法外出沐浴樱花雨,好在我家南窗正对樱花树,坐在飘窗上,拿起华为手机打开远望放大功能,聚焦樱花,拉近了距离,记录下了我对春暖花开的向往。

疫情,让我们错过了春天,不管你喜不喜欢,关不关注,植物以它自己的魅力,弹拨着大自然交响曲。

我从没像今天这般关注树、关注草、关注花,耐下心来看望“她们”,认识“她们”,真好!手中有了放大镜,发现了许许多多过去根本没有注意的点点滴滴。“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”六月的雨,不急不缓下了几日,天一放晴,小区又有人来,恢复了往日情境,弥足珍贵。



夏初 (中国画) 刘俊娇 作

忆当年

□ 周允中

小辰光,我老爸替书店老板编撰了一部名为《辞渊》的辞书。因为这缘故,他陪同老板去了一趟北京。返回上海后,给我带来了五个脸谱,用玻璃木盒装帧的《三国演义》里的人物,红脸的关云长,黑脸的张翼德,黄脸的刘备,白脸的曹操,还有白袍小将赵子龙。这种脸谱模型,是用石膏和麻布合成的,色彩非常鲜艳,神态毕显,看得我爱不释手。开心的时候,常常拿出来显示给弄堂里的小朋友欣赏,大家眼痒得不得了。

那一年,春节之前,看着我手里的脸谱,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,一位读初中的大孩子,突发奇想,讲起城隍庙里,有卖各种各样的玩具

脸谱与玩具兵器

兵器,其他的虬江路、大新街也有出售的,不如每人去买一样兵器,年初三早晨,各自拿出玩具兵器,来互相比较,看看谁的武器最漂亮。

这个建议获得了小朋友的一致赞成。于是大家盯牢家长要钞票,分头出发寻找自家心仪的兵器。我从城隍庙买了一把青龙偃月刀,经常握在手中,抖几下,还舞动出花样经来。好像自家就是红脸的关云长了。

年初三早晨,一声呼叫,小朋友纷纷涌出自己的家门,霎时,刀枪斧钺、钩叉棍棒,双手高举,口中唱着京戏里的锣鼓腔调,在弄堂的中心,急急风转圆场,真是威风极了。

弄堂里有一个小孩子,姓蒋,他爸是中波轮船公司某轮船的轮机长,家里条件比较好,竟然买了两柄

银锤,是用八角玻璃反光镜黏合起来的,阳光下一转,晶莹发亮,看得大家眼花缭乱,纷纷称赞他的兵器位居第一,他也骄傲得忘乎所以,双手将银锤舞动乱转,不料,锤头碰着了另外一个小孩的枪尖,粘滞不牢的一块反光镜,跌落了下来,气得他哇哇乱叫乱哭,抡起银锤对准枪尖使劲一磕,这支野人头的木枪头,顿时掉落下来,这小孩一生气,也用没有枪头的木棍子,乱刺乱捅,于是,大家拿起手中的兵器,一阵乱砍乱打。

转眼之间,木片乱飞,兵器折断,我的那把青龙偃月刀也刀头断落,吓得我赶紧回家,用胶水黏合,再用玻璃纸粘住,生怕家长发觉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大家又和好如初。这场兵器媲美,给我的童年,留下了一段美好却又奇妙的回忆。